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九至九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十二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講

鞠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以尊榮也令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賔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閻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歔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

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必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贏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

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歳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

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説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茍且决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

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猒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西江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殺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耳夫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

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馬適重寇耳况致平耶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

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謂得失耶愚言尚可以乎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因科所著

文自冠迄玆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為十二卷寫之閒或應用而為未能盡無愧閱其力之勞輙不棄去至於夭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藉乎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

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正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

若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髙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録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顔氏先師究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己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

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令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

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

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

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甍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熈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

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

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

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民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

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録總序　　蘇　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竊惟念國

家奄宇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逖兹遠徼早以回内章聖皇帝因其丧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寖以訓備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禀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叙事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敵人乞盟之請賜以俞旨

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采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於續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羣

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遺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後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遼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

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次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霑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卹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于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師守當

任其責則接境司用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廵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為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遼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

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禄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為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軺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奚溦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録而經制方略論議奏疏附

焉臣竊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觧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葢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于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閑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

人猶慮有思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為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勢欲啟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橅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旣往之運狃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姑撮其大要慨副聖衷經遠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為上中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為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基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蚕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胄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旗

旐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鐲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韠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觿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枲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鼎鼐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

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斟酒醴也賔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産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

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賔賔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為異器以啟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内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令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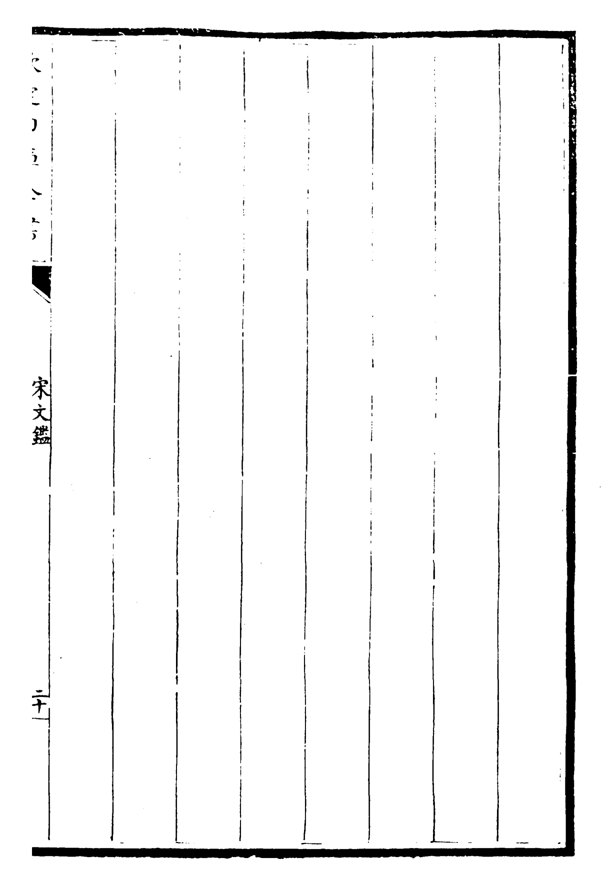
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為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為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為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

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别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彰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

其意也令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究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説也命予為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人闡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符正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野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為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宋文鑑卷八十九

宋文鑑卷九十

宋 呂祖謙 編

序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

是正又序其目録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名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

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

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内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耻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忠

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益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堂廟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冝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益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

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

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脉為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摶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

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雷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臓異禀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衆人此人事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煑煉有節飲啜

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
温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温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
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
為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
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
也藥之單用為易知複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
為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
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

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咳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摶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之於人無似之異者此禀賦之異也南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黄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為未足又益之以橙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黄則其利反折蟹與柿甞食之

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為易見味為易知嘔利為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术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术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柰何哉橘過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蛾雞踰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蛙蛤消露下而蚊喙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

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禀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甞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晩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甞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

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輙異
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
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
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
能必良哉一覯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
劒者予所以注著其狀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
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假久
伏待完也

縣法序

呂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況於為數萬户之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名畿内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

之歷縣道老民事皆諮訪焉既盡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内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胡本作泝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

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之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

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

之縕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歳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禄政事卒不諭經義故以傳誦為已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抉剔其詞引為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聲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予常病焉會鄞郡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

士之秀者得孫高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一室之中講正誦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既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者誠為顓愚者發爾善為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其於聖人之言為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攽

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雖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

給厠役贛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啓僞僇辱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

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輙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逸名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茍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敖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

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為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為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

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為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慱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嗜百川久之勢

旋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百怪出沒洶涌而不知所以汩乎其中益予與希道别十有三年予之鋭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令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俯首低氣視僦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狥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廼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胸中矣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髪壯志氣鋭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遇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

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過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懸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録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宋文鑑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十四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序

正蒙序

范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荅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名以為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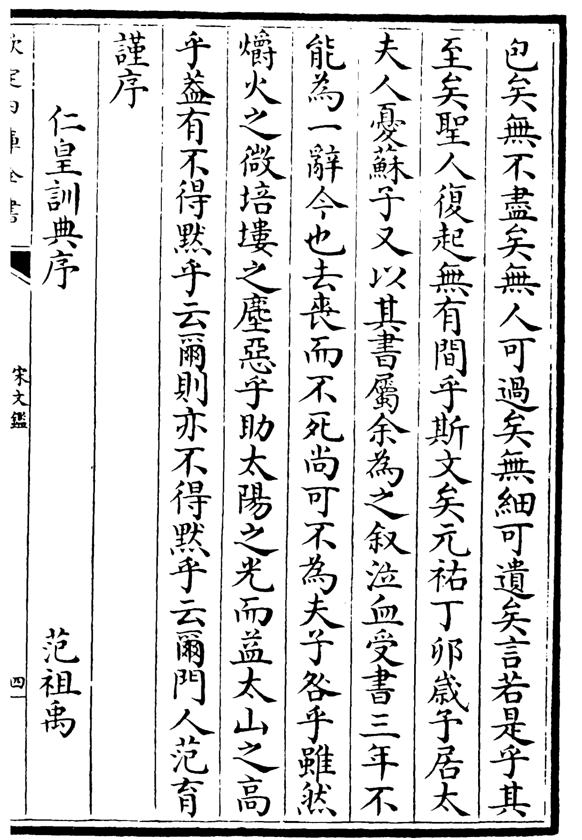
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兹矣痛乎微言之將絶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葢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説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克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葢不必道若清虚一大之語適將

取訾於未學乎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况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

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為此言與浮圖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葢不得已也浮圖以心為法以空為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為為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

虛夫為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為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為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閒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

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准推而放諸至靜而准無不



包矣無不盡矣無人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為之叙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為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為夫子咎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内為一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

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先有天下四十
二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
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
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
深澤厚淪浹海㝢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
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
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
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廸哲多稱文王之

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爲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爲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爲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貞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寳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仁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

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為謨訓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録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大社太稷太一九宫臘蜡為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蠶

五龍為中祀壽星靈星中霤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録為小祀凡太常典禮樂少府共服器光禄共酒齊黍稷果實醯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為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隷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事之聮事傑廼集諸司所職為旁通圖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要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

窻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埶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己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獘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埶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

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郄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内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茶經序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内

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脱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録為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

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蓺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荅問荅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為諸君強言之也

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為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益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儌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為譊譊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

逡廵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徳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諌之士將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輙忘踈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材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儹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地為險山川

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厎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絶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

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疊作盜賊三篇党項徼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迨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

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内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厎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

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益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

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唐初亦為邗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時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録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

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集瑞圖序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之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

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頴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煜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郃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瑞仁又以文學取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

于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往推令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葢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耒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為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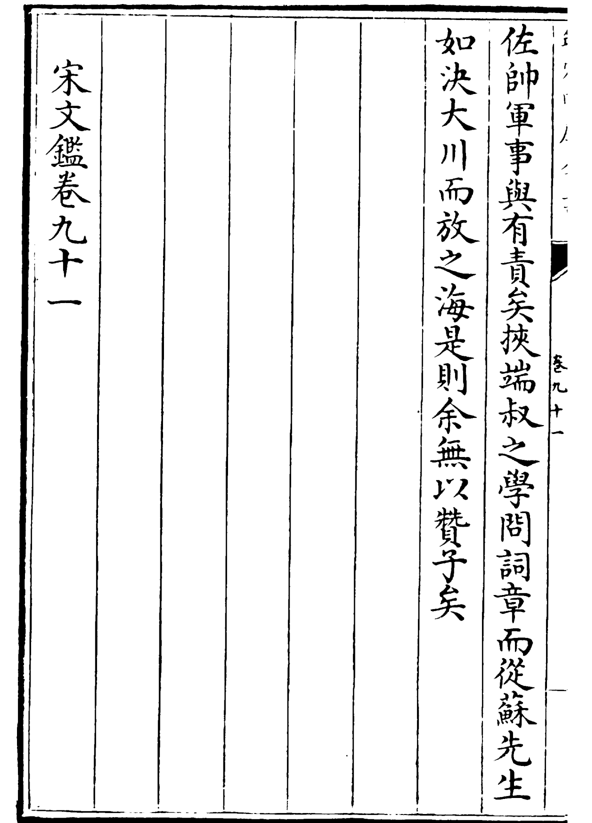
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懐如骨肉後凡再遇于
京師令其再也然端叔每别數年一見其論議益竒名
譽益髙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
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頋從行者
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
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
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
端叔不足恠庚午耒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愔愔端

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為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冦也潛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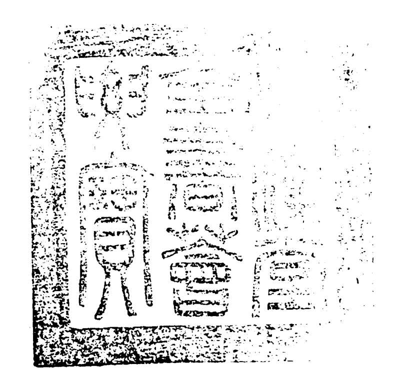
吾知其故誠知驕敵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
事歲時發帑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説者謂
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
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
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頼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
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
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
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甞絶於世不

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冐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鶩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强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火雖未然原可燎也水雖未决陵可襄也見其不然謂之遺亹見其不决視以安瀾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悔乎耒頃在洛陽與劉几者

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令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令蕪豆蔬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予從辟以


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賛子矣

宋文鑑卷九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宋學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十五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

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虚者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橈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所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

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輙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令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嚮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

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羇窮憂患之時隂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

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葮茭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葢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

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跽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篨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篨坐有巾而顁出網中得者舨操楫一人縛

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幞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盂者一人推蒿閭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

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别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頴川晁補之序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

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

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

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人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離騷變而為賦譬江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

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葢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謡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録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録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乗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録

送田承君序

鄒浩

熈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大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葢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霞露之恩輙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為社稷計况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脅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勍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

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也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毁之者矣隣封固有啞之者矣未幾啞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毁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甞信眉抵掌為僕劇談恨不

與為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令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子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待老攜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為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啟户

持謁頣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隂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隂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汚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

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葢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

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葢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為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

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益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雕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一本益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一無以字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佗一作昔日識其面今日見一作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為一作坐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

諸君焉勿以為淺近而忽勿以為太高而驚勿以為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葢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

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别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黄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顔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恠卜相之書書數慱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歎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

希矣余昔者供灑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閒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耻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

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眞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

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葢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葢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

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

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為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録序　　劉跂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録若干卷别白牴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

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為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輕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讐校之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刋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邢

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别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偽妄皎皎可信前人勤劬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為玩哉今登泰山覩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

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

泰山秦篆譜序　　劉跂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

山模得墨本以慶歷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絶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摸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

試令摸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摸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葢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

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説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迹今遂歴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兹可尚也如親輒遠黎史作親

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作埀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衞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黄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説春秋言楚辭帝

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為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

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
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
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
此書既古簡册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秘書晁
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
得其子伯與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
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
建勲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

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為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騈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録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為

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别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令序别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宋文鑑卷九十二